LIBRARY
NOV 1 6 1971
UNIVERSITY OF TORONTO

PL
2465
Z7W8
V.4

[redacted]

Digitized by the Internet Archive
in 2021 with funding from
University of Toronto

https://archive.org/details/shangshuyinwen04wush

敘中凡四提太保

尚書因文卷第五

長葛武士選學

周書二

召誥 敘案

惟二月既望、越六日乙未、王朝步自周、則至于豐、惟太保先周公相宅、越若來三月、惟丙午朏、越三日戊申、太保朝至于洛、卜宅、厥既得卜、則經營、越三日庚戌、太保乃以庶殷、攻位于洛汭、越五日甲寅、位成、若翼日乙卯、周公朝至于洛、則達觀于新邑營、越三日丁巳、用牲于郊、牛二、越翼日戊午、乃

召公作誥而必借諸侯陳幣以進之者正以見上下勤恤欲王誠民以受天永命之意篇末所以諄諄致意者以此美上均曰嗚呼曷其爲句與奈何弗呼應相貫其音蓋先詰之而次責之也舊讀誤

社于新邑牛一羊一豕一越七日甲子周公乃朝
用書命庶殷侯甸男邦伯厥既命殷庶庶殷丕作
太保乃以庶邦冢君出取幣乃復入錫周公曰拜
手稽首旅王若公誥告庶殷越自乃御事嗚呼皇
○天○道○直○起○從○畋○命○轉○出○受○命○警○勤○煉○切○ 按○
天上帝改厥元子茲大國殷之命惟王受命無疆
○雙○提○之○筆○ ○直○落○反一醒一敬一字 賓 位 接
惟休亦無疆惟恤嗚呼曷其奈何弗敬天既遐終
健力盤折
大邦殷之命茲殷多先哲王在天越厥後王後民
、轉、入○紂○
茲服厥命厥終智藏瘝在夫知保抱攜持厥婦子
、扼○定○天○字○透○出○民○字○
以哀籲天徂厥亡出執嗚呼天亦哀于四方民其
扼一敬一字一正一勒、、仍、向、賓、位、中 接 連 有
眷命用懋王其疾敬德相古先民有夏天迪從子

龍定天字縱橫跌宕卻不言墜命何故

稽古人之德稽謀自天俱未撫實

三王字鱗次而下

監夏殷正是稽古人之德

夏相形故不復且伏後作監意、

保面稽天若今時既墜厥命今相有殷天迪格保

合、本、位、伏下旦日

面稽天若今時既墜厥命今沖子嗣則無遺壽耇、

二段意

曰其稽我古人之德、矧曰其有能稽謀自天、嗚呼、

直喝警動　醒出誠民

有王雖小、元子哉、其丕能諴于小民、今休、王不敢

本事指點　本色波瀾

後、用顧畏于民碞、王來紹上帝、自服于土中、旦曰

其作大邑、其自時配皇天、毖祀于上下、其自時中

永命在治民　治民當首化乎臣

乂、王厥有成命治民、今休、王先服殷御事、比介于

化臣必首謹乎身

我有周御事、節性、惟日其邁、王敬作所、不可不敬

提起筆仗以迴顧為波瀾　放

德、我不可不監于有夏、亦不可不監于有殷、我不

空跌若乃不入于平行

敢知曰、有夏服天命、惟有歷年、我不敢知曰、不其

相古先民節到此乃得摭實

稽謀自天此下乃得着實

美上均曰其惟王位在德元至越王顯為一節上下勤恤至王亦顯為一節王

方切指其墜命之故 章法緊得妙兩比
延惟不敬厥德乃早墜厥命我不敢知曰有殷受
清支字只換殷受二字氣甚逸
天命惟有歷年我不敢知曰不其延惟不敬厥德
合本位
乃早墜厥命今王嗣受厥命我亦惟茲二國命嗣
虛勤 節承初服起波筆力振動
若功王乃初服嗚呼若生子罔不在厥初生自貽
合 三命字空中搖曳 勤 接
哲命今天其命哲命吉凶命歷年知今我初服宅
柚 扣入敬德 扣入祈天
新邑肆惟王其疾敬德王其德之用祈天永命其
扣入誠民 欲其緩于用刑
惟王勿以小民淫用非彝亦敢殄戮用乂民若有
以德字民
功其惟王位在德元小民乃惟刑用于天下越王
上下謂于以下牧伯及諸臣 自然回顧
顯上下勤恤其曰我受天命丕若有夏歷年式勿
永命在以德字民
替有殷歷年欲王以小民受天永命拜手稽首曰

亦顯與越王顯緊相呼應一言以德予民而于王有光一言以德字民卽以德格天而于王彌光文義甚明舊不明此乃以拜手以下合我非敢勤以下爲一節其解全誤○成王將舉新邑之祀故臣子奉幣以助祭而前文取幣入錫以旅王者此也

予小臣敢以王之讎民百君子越友民保受王威命明德王末有成命王亦顯我非敢勤惟恭奉幣（稱我者對周公以避于君之辭。應起予）用供王能祈天永命

蔡氏曰、左傳曰、武王克商、遷九鼎于洛邑、史記載武王言、我南望三塗、北望嶽鄙、顧瞻有河、粤瞻伊洛、毋遠天室、營周居于洛邑而後去、則宅洛者、武王之志、周公成王成之、召公實先經理之、洛邑既成、成王始政、召公因周公之歸、作書致告、達之于王、其書拳拳于歷年之久近、反覆乎夏商之廢興、究其歸、則以諴小民爲祈天命之本、以疾敬德爲諴小民之本、一篇之中、屢致意焉、古之大臣、其爲國家長遠慮、蓋如此、

郝楚望曰、東都之建、非獨成王周公意也、武王克商、遷九鼎于洛邑、其立都之兆已萌、事未就而武王崩、周公懲四國之亂、欲乘東征餘力、以成先志、召公恐冲人初服、將蔽其好事之端、故因公納誨、諴王敬德、亦守成之至訓歟、然此時、

不為天下已定人情偷安二公亡則東都不復可作矣卒之幽王罹犬戎之禍九廟不祀東都一綫延祚八百夫非周公貽之斂雖然無洛邑平王亦不至舉岐豐棄之故曰我不敢知曰不其延惟不敬德乃早墜命貢萬世人主所宜服膺也夫子刪書以召誥先洛誥旨深哉

洛邑方作殷頑未定欲王以小民受天永命其本旨也而其要先在于疾敬厥德篇內屢揭定層層作波不惟筆勢騰踔亦以教誡冲主反覆相形情事至此乃暢耳老成擘畫宜古今以召與周並稱

讎民百君子孔傳以讎為匹蔡傳讎民殷之頑民按君猶天也君不可與民為讎民亦豈可與君為讎讎民百君子蓋殷之舊族大家至周而等于民者依四字解作殷士看于義為長

不繫時不書事從周公直起緣文蒙召誥且授使中一一皆自敘明故此倒裝之法

以圖及獻卜句玩語勢尚未住宜連下王肇稱殷禮而成王不待公語畢即拜手稽首言故錯序成王語

洛誥洛邑既定周公遣使告卜史氏錄之以為洛誥又并記其君臣答問及成王命周公留治洛之事

○基○命○定○命○一○篇○

周公拜手稽首曰朕復子明辟王如弗敢及天基命定命

○之○胥○着○如○弗○敢○及○字○隱○從○誤○作○文○武○來○

予乃胤保大相東土其基作民明辟予惟乙卯朝至于洛師我卜河朔黎水我乃卜澗水東瀍水西惟洛食我又卜瀍水東亦惟洛食伻來以圖及獻卜

○忽、斷

王拜手稽首曰公不敢不敬天之休來相宅其作周匹休公既定宅伻來來視予卜休恆吉我二人共貞公其以予萬億年敬天之休拜手稽首誨言

續

○肇○舉○般○禮○定○都○首○務○

周公曰王肇稱殷禮祀于新邑咸秩無

在中間左傳史記多學此祀新邑後凡王所宜舉行者無一不預爲籌畫而又欲觀者咸信爲王所自爲此善則歸君之義先祭祀次賞功臣次御諸侯次教養萬民有脊有倫

文予齊百工伻從王于周予惟曰庶有事今王卽
此褒賞功臣之事
命曰記功宗以功作元祀惟命曰汝受命篤弼丕
視功載乃汝其悉自教工孺子其朋孺子其朋其
往無若火始燄燄厥攸灼敘弗其絕厥若彝及撫
事如予惟以在周工往新邑伻嚮卽有僚明作有
功惇大成裕汝永有辭公曰已汝惟冲子惟終汝
凡御諸侯之道
其敬識百辟享亦識其有不享享多儀儀不及物
惟曰不享惟不役志于享凡民惟曰不享惟事其
此教養萬民之道
爽侮乃惟孺子頒朕不暇聽朕教汝于棐民彝汝
乃是不蘉乃時惟不永哉篤敘乃正父罔不若予

復子明辟應至此方住

此下乃王寧周公之辭凡四王曰縈縈碎碎如今人寫家報逐條開列不假修飾但未揭明來歷遂令人意迷

不敢廢乃命。汝往敬哉。茲予其明農哉。彼裕我民。無遠用戾。王若曰。公明保予沖子。公稱丕顯德。以

承基命定命說。孔傳

予小子揚文武烈。奉答天命。和恒四方民。居師。惇

厚尊大禮舉秩大祀皆次秩無禮文而宜在祀典者凡此待公而行陳氏謂此蓋王述已行之

宗將禮。稱秩元祀。咸秩無文。惟公德明光于上下。勤施于四方。旁作穆穆迓衡。不迷文武勤教。予沖

事之辭誤。

子夙夜毖祀。王曰。公功棐迪篤。罔不若時。王曰。公予小子其退。卽辟于周。命公後。四方迪亂未定。于宗禮亦未克敉公功。迪將其後。監我士師工。誕保文武受民。亂爲四輔。王曰。公定予往已。公功肅將祗歡公無困哉。我惟無斁其康事。公勿替刑四方

此下乃周公復王兼迎王至洛之辭

揭明伻來毖殷乃命寧予遂令讀前段者迷處皆解

特書王在新邑終肇稱殷禮之局

其世享。周公拜手稽首曰。王命予來。承保乃文祖（跟基命）

受命民。越乃光烈考武王。弘朕恭。孺子來相宅。其（定命說）（先以治洛之）

大惇典殷獻民。亂爲四方新辟。作周恭先。曰其自（效望王）

時中乂。萬邦咸休。惟王有成績。予旦以多子越御（次以治洛之事）

事。篤前人成烈。答其師。作周孚先。考朕昭子刑。乃（自效）

單文祖德。伻來毖殷。乃命寧予。以秬鬯二卣。曰明

禋拜手稽首。休享。予不敢宿。則禋于文王武王。惠

篤敘無有遘自疾。萬年厭于乃德。殷乃引考。王伻

殷乃承敘萬年。其永觀朕子懷德。戊辰。王在新邑（紀日）

烝祭歲。文王騂牛一。武王騂牛一。王命作冊逸祝

終周公留洛之局

孫月峯曰此篇記年月在尾乃後人作記序年月亦每在尾想因此體

冊。惟告周公其後。王賓殺禋咸格，王入太室祼。王命周公後，作冊逸誥。在十有二月，惟周公誕保文（倒序月。基命、定命、結）武受命，惟七年。（倒序年。）

蔡氏曰：案周公拜手稽首以下，周公授使者告卜之辭也。王拜手稽首以下，成王授使者復公之辭也。王肇稱殷禮以下，周公教成王宅洛之事也。公明保予沖子以下，成王命公留後治洛之事也。王命予來以下，周公許成王留洛、君臣各盡其責難之辭也。伻來以下，成王錫命毖殷命寧之事也。戊辰以下，史又記其祭祀冊誥等事，及周公居洛歲月久近以附之，以見周公作洛之始終，而成王舉祀發政之後，即歸于周，而未嘗都洛也。

金仁山曰：召誥、洛誥相為首尾。惟洛誥所紀，若無倫次，有周公至洛，使告圖卜往復之辭，有周公歸周，迎王往洛，對答之辭，有成王在洛，留周公于後而歸之辭，有周公為王留洛，相勉敘述

之辭、辭從其辭、事從其事、各以類附、然無往來先後之序、蓋其日月必已具在繫年之史、故此篇事辭、各以類附、不嫌于亂雜、但其間亦必有闕文錯簡、皆伏生口授之訛、而孔氏又以所聞伏生之書爲定、以此致誤、

陳新安曰、此篇大可疑者、惟有公告王宅洛行祀出命之辭、而不載王至洛之事與其日月、觀十二月在洛祭告、命周公留治洛之事、尙謹書之、則自三月後至十二月、前此數月中至洛之大事、其當書也必矣、又此篇首章九句、脫簡在康誥之首、則首至洛之事、其脫簡又可想矣、且孺子其朋、汝惟冲子惟終等處、聱牙難通、又王曰公功棐迪篤之下、無周公答辭、而即又繼以王曰、豈非此等處有脫簡錯簡邪。○葉稱殷禮、王氏謂此殷禮疑即篇末十二月戊辰之祭、史逆其語於前、而記其事於後也、竊意十二月之祭、不過以周公留治洛之事、就冬烝以告文武耳、此曰殷禮、曰秩無文、乃非常大祭祀、豈十二月之祀足以當之、三月後以至十一月、王必嘗親至洛行大祀禮、受大朝賀、發大號令、今脫

去矣、自此下至無逵用戾、乃洛邑既成、周公自洛還鎬、告王以宅洛所當行之事、而請王以行及自陳欲退老之辭也、繼此云云、述往復之辭而有錯誤之簡者也、證之召誥、公定宅後、嘗還鎬京、觀召公取諸侯之幣錫公、由公以達王、則可見矣、孺子其朋以下、必有訛誤脫簡、漏郤王祀新邑等、必在此處無疑也、況梓材庶邦享集丕享等語、其爲敬識百辟享之上下文、脫簡在彼尤爲顯然乎、

蘇氏定康誥惟三月至洪大誥治四十八字、當在此篇之首、愚于康誥篇既畧辨其文義、謂洪大誥治、與康復子明辟、意不相承、且更以書體考之、凡誥、皆宜有序、獨此誥不宜有序、如召誥係召公一人之言、非史臣先爲紀清年月提明事蹟、則不知作誥所由、此篇係史佚承王命記周公營洛而作、有周公語、有成王語、瑣瑣碎碎、事體敘明、末乃補出年月、是倒結法、若前再加序、體勢壓叠矣、讀者詳之、○此篇文義段落、本自明晰、自注家漫生支節、遂若簡編錯亂、難以貫通、其始誤于呂氏注召誥篇云、洛邑事畢、周

公將歸宗周、召公因陳戒成王、嗣後仁山金氏、因云洛誥所紀、若無倫次、有周公至洛、使告圖、卜往復之辭、有周公歸周、迎王往洛、對答之詞、新安陳氏因云証之召誥、公定宅後、嘗還鎬京、觀召公取諸侯之幣錫公、由公以達王可見、按厥既命殷庶。庶殷丕作。洛邑之事。圖未畢也。此篇首言周公拜手稽首曰。朕復子明辟。下有王拜手稽首曰。公既定宅。伻來。來視予卜休恒吉云云。周公圖未歸也。戊辰以前。周公拜手稽首云云。又明言伻來毖殷。乃命寧予。周公圖猶在洛。也。蓋營洛。事體重大。非刻期可辦。且殷庶丕作。非周公不能董厥役。周公圖自離洛。不得初何嘗有還鎬之事。詳味通篇文義。自開手至無遠用戾為一段。是周公遣使于王之詞。中故以王拜手稽首一節間之。自王曰公明保予冲子至公勿替刑四方其世享為一段。是王遣使于周公之詞。特尚未將伻來毖殷乃命寧予敘明。自王命予來。至其永觀朕子懷德為一段。是洛邑既成。周公將迎王至洛之詞。戊辰以下。則王在新邑。肇稱殷禮。留公于洛。以終治洛之局。語意

本自明白。不過。開。用。插。敘。倒。敘。如孔。明。入。陣。在
魚。服。江。中。纍纍。數。石。觀者。自。迷。不。知。門。耳。○肇
稱殷禮。定都首務。故公言王言。皆以提頭。洛邑
之成、適在戊辰以前。因冬烝而行此禮。與常禮
不同。故于文武皆特書騂牛一。王氏所疑。未為
無見。陳氏乃謂三月後至十一月、王必嘗親至
洛、行大祀禮、受大朝賀、發大號令、不識。洛邑。未
成。宗廟。社。稷。朝堂。許多。不備。王將何以至。洛。王
至。洛。將。何以為措置也。此皆自生糾纏處。○以
誕保文武受命為通篇之骨。看似散碎。實皆有
線鎖。

正意緊勒波瀾卽起以所聞相形的後所云惟爾知惟殷先人有冊有典殷革夏命也

多士 商民遷洛者、亦有有位之士。公以王命呼而告之。

惟三月、周公初于新邑洛、用告商王士。王若曰、爾殷遺多士。弗弔旻天大降喪于殷。我有周佑命、將天明威、致王罰、勅殷命終于帝。肆爾多士、非我小國敢弋殷命。惟天不畀允罔固亂、弼我。我其敢求位。惟帝不畀。惟我下民秉爲、惟天明畏。我聞曰、上帝引逸。有夏不適逸、則惟帝降格、嚮于時夏。弗克庸帝、大淫泆有辭。惟時天罔念聞、厥惟廢元命、降致罰。乃命爾先祖成湯革夏、俊民甸四方。自成湯至于帝乙、罔不明德恤祀、亦惟天丕建保乂有殷。

提明天威比象如山 接 宕 提天字轉 卽民驗天展是 宕開筆 陣 首冬非作爾疊跌宕 又殷革夏命 伏後夏適簡在王 庭意

寫紂罪與桀對而不對文勢錯綜

予惟時句緊接肆不正偏插王曰七字作章法非我句又一翻跌

殷王亦罔敢失帝罔不配天其澤在今後嗣王誕

罔顯于天矧曰其有聽念于先王勤家誕淫厥泆

罔顧于天顯民祗惟時上帝不保降若茲大喪惟

天不畀不明厥德凡四方小大邦喪罔非有辭于

罰王若曰爾殷多士今惟我周王丕靈承帝事有

命曰割殷告勑于帝惟我事不貳適惟爾王家我

適予其曰惟爾洪無度我不爾動自乃邑予亦念

天即于殷大戾肆不正王曰猷告爾多士予惟時

其遷居西爾非我一人奉德不康寧時惟天命無

違朕不敢有後無我怨惟爾知惟殷先人有冊有

反覆叮嚀餘情不盡

〇郎〇藏〇轉〇法〇、又二、跌、陽

典殷革夏命今爾又曰夏迪簡在王庭有服在百僚予一人惟聽用德肆予敢求爾于天邑商予惟率肆矜爾非予罪時惟天命王曰多士昔朕來自奄予大降爾四國民命我乃明致天罰移爾遐逖比事臣我宗多遜王曰告爾殷多士今予惟不爾殺予惟時命有申今朕作大邑于茲洛予惟四方罔攸賓亦惟爾多士攸服奔走臣我多遜爾乃尚有爾土爾乃尚寧幹止爾克敬天惟畀矜爾爾不克敬爾不啻不有爾土予亦致天之罰于爾躬今爾惟時宅爾邑繼爾居爾厥有幹有年于茲洛爾

挽定天命

以昔形

今本色波瀾

詳言遷洛以終以率肆矜爾之意

挽定天字

〇有、啻、爲〇有〇壽〇考〇皆〇于〇茲〇洛〇

姜上均曰王曰下闕文或曰多方篇今我曷敢多誥我惟大降爾四國民命二句當在此

小子乃興從爾遷王曰又曰時予乃或言爾攸居。

○焉○猶○子○孫○乃○興○自　爾、遷　始、也

蔡傳王曰之下當有闕文以多方篇末王曰又曰推之可見。

蔡氏曰吳氏曰方遷商民于洛之時成周未作其後王與周公患四方之遠鑒三監之叛于是始作洛邑欲徙周而居之其曰昔朕來自奄大降爾四國民命我乃明致天罰移爾遐逖比事臣我宗多遜者遷民之初也曰今朕作大邑于茲洛予惟四方罔攸賓亦惟爾多士攸服奔走臣我多遜者言遷民而後作洛也故洛誥一篇終始皆無欲遷商民之意惟周公既誥成王留治于洛之後乃曰伻來毖殷又曰王伻殷乃承敘當時商民已遷于洛故其言如此愚謂武王已有都洛之志故周公黜殷之後以殷民反覆難制即遷于洛至是建成周造廬舍定疆埸乃告命與之更始焉爾此多士之所以作也由是而推則召誥攻位之庶殷其已遷洛之民歟不然則受都今衛州也洛邑今西京也相去四百餘里召公安得舍近之友民而役遠之讎民

哉書序以爲成周既成遷殷頑民者謬矣吾固
以爲非孔子所作也
郝楚望曰夏孔甲以來五世無道而桀尤甚在
位且五十餘年遇成湯而始放商之亡也紂實
帝乙之子世多賢君唯紂身爲不善武王一戎
衣而遂誅之故自古亡天下之易未有如商者
以其遇周家父子兄弟之聖而自古守天下之
難未有如周者以代累世積德之商自古亡國
忠臣義士亦未有多于殷者以其承六七賢聖
養士之澤方紂無道人戴周仁則以誅爲幸及
商既滅人思先澤則以亡爲悲故三監叛五十
國亂周公破斧缺斨三年乃定而河洛之士終
未肯附也東人不忘商故不得不營東都倚公
之重坐而撫之所以調護而漸靡之也然則遷
多士于洛何也曰此殷世臣故家之在朝歌者
如後世徙大姓實京師園陵之類朝歌距洛四
百里移其大族于新邑朝夕勸誨以馴其不率
豈其漫取而禁錮之乎洛城雖大不過數十里
如其驅殷都千里之民盡閉之于一城中此又
與後世長平新安之坑何別故讀書不可以不

論世。

一陰一陽之謂道。變化不測之謂神。故凡古人文章之至者。急脈必以緩受。緊密必間以疎宕。自然之勢也。此篇開手揭出格命之公。有壁立千仞氣象。接處自不得不濟以緩受。然此尚是文之緊密處。下用我闢宕開就殷革夏命相形。固是因其所明而通之。亦文瀾至此。乃瀾文機至此。始暢也。點明遷居西爾後。卻仍復作曲折。方勒歸天命。處處緊密處處疎宕。不過情理兼到。而文已居無上神品。

描寫少年情態暗爲成王作影

提筆作轉千疊萬狀卻無一不確然可據拈定聞字爲諺誕人下砭

殷三宗是遠波是正波

無逸 周公恐成王不知稼穡之艱難詳陳無逸以示訓 切指其所由

周公曰嗚呼君子所其無逸先知稼穡之艱難乃 直起森嚴

逸則知小人之依相小人厥父母勤勞稼穡厥子 藏轉線 逆接

乃不知稼穡之艱難乃逸乃諺既誕否則侮厥父 二連三折而下

母曰昔之人無聞知周公曰嗚呼我聞曰昔在殷 疏逆波瀾 無聞我聞繫相

王中宗嚴恭寅畏天命自度治民祇懼不敢荒寧 呼吸 太戊之無逸知此

肆中宗之享國七十有五年其在高宗時舊勞于 武丁

外爰暨小人作其即位乃或亮陰三年不言其惟 之無逸知此

不言言乃雍不敢荒寧嘉靖殷邦至于小大無時

或怨肆高宗之享國五十有九年其在祖甲不義

殷後王不寫年號是隨手反波

太王王季是波中帶波文王乃近波中之正波故說得獨詳

惟王舊爲小人作其卽位爰知小人之依能保惠（祖甲之無逸如此）

于庶民不敢侮鰥寡肆祖甲之享國三十有三年

自時厥後立王生則逸生則逸不知稼穡之艱難（此言商後王以示戒）

不聞小人之勞惟耽樂之從自時厥後亦罔或克

壽或十年或七八年或五六年或四三年周公曰

嗚呼厥亦惟我周太王王季克自抑畏文王卑服（將說文王先推本其祖父 下詳言）

卽康功田功徽柔懿恭懷保小民惠鮮鰥寡自朝（文王之無逸）

至于日中昃不遑暇食用咸和萬民文王不敢盤

于遊田以庶邦惟正之供文王受命惟中身厥享

國五十年周公曰嗚呼繼自今嗣王則其無淫于（上方以蔡到成王）

已落復起波瀾愈濶追逼愈緊總不使平

文法愈密文瀾愈濶

觀于逸于遊于田以萬民惟正之供無皇曰今日

○樂○之○始○　○原○耽○

耽樂乃非民攸訓非天攸若時人丕則有愆無若

○要○迷○亂○又○終○　○仍○折○定○

殷王受之迷亂酗于酒德哉周公曰嗚呼我聞曰

聞字聯○進○一○層○逼○成○王○聽○言○不○審○　○字○

古之人猶胥訓告胥保惠胥教誨民無或胥譸張

○法○

爲幻此厥不聽人乃訓之乃變亂先王之正刑至

章調靈變

于小大民否則厥心違怨否則厥口詛祝周公曰

○再○轉○入○一○層○鄙○以○前○文○相○形○是○進○求○是○回○

嗚呼自殷王中宗及高宗及祖甲及我周文王茲

○抱○　○逆○承○厥○心○厥○口○二○語○作○波○

四人迪哲厥或告之曰小人怨汝詈汝則皇自敬

○折○何○有○深○味○

德厥愆曰朕之愆允若時不啻不敢含怒此厥不

聽人乃或譸張爲幻曰小人怨汝詈汝則信之則

若時不永念厥辟不寬綽厥心亂罰無罪殺無辜怨有同是叢于厥身周公曰嗚呼嗣王其監于茲更不必多著筆

蔡氏曰逸者人君之大戒自古有國家者未有不以勤而興以逸而廢也益戒舜曰罔遊于逸罔淫于樂舜大聖也益猶以是戒之則時君世主其可忽哉成王初政周公懼其知逸而不知無逸也故作是書以訓之言則古昔必稱商王者時之近也必稱先王者王之親也舉三宗者繼世之君也詳文祖者耳目之所逮也上自天命精微下至畎畝艱難閭里怨詛無不具載豈獨成王之所當知哉實天下萬世人主之龜鑑也是篇凡七更端周公皆以嗚呼發之咨嗟咏嘆其意深遠矣

千古文章之要總在擒得定放得開擒不定則文無把握而章法亂放不開則文無興會而波瀾息矣故凡經向正位中來者必須實位中接如此篇開手直提君子所其無逸即標明先知稼穡之艱難云云先擒得定也自措者觀之幾

於無法可接。妙用相小人段一曲。遂爾逗出無數洪波巨浪吹地蹴天。然後歸到成王。此下卻仍復提開向賓位中鞭辟。末祗以一筆收住。蓋做賓位皆所以攻本位也。漢唐宋名臣奏疏。無不濫源於此。○通篇直是一筆書去。嗚呼字有總冒有總收。有大開有大闔。有致慨有深贊。意味處處不同。自蔡傳以凡七更端言之。讀者遂多枝枝節節誤會。

言天之輔忱而臣之輔忱在其中矣此並言之體

受命二字暗藏轉線

君奭召公告老而去周公留之

周公若曰君奭弗弔天降喪于殷殷既墜厥命我有周既受我不敢知曰厥基永孚于休若天棐忱我亦不敢知曰其終出于不祥嗚呼君已曰時我

兩路夾逼隱含在人　入法親切　將公

召言與已言並敘早伏襄我二人之公脈

我亦不敢寧于上帝命弗永遠念天威越我民罔尤違惟人在我後嗣子孫大弗克恭上下遏佚前人光在家不知天命不易天難諶乃其墜命弗克經歷嗣前人恭明德在今予小子旦非克有正迪惟前人光施于我沖子又曰天不可信我道惟寧王德延天不庸釋于文王受命公曰君奭我聞在

一篇主意　隱對召公欲去是立

論公之根

不得以在家自諉　先將自己本位安穩　見

又轉一層見非已所獨

勝隱含召公之不可去

斬然大波起

一波未平一波復起

因新造邦三字又復蹴起大波

昔成湯旣受命時則有若伊尹格于皇天在太甲
歷言商之受命在于得人
時則有若保衡在太戊時則有若伊陟臣扈格于
上帝巫咸乂王家在祖乙時則有若巫賢在武丁
時則有若甘盤率惟茲有陳保乂有殷故殷禮陟
言商得人之效
配天多歷年所天惟純佑命則商實百姓王人罔
又申上層　根實字
不秉德明恤小臣屛侯甸矧咸奔走惟茲惟德稱
內　外　總承
用乂厥辟故一人有事于四方若卜筮罔不是孚
公曰君奭天壽平格保乂有殷有殷嗣天滅威今
承上
汝永念則有固命厥亂明我新造邦公曰君奭在
本位上洛
昔上帝割申勸寧王之德其集大命于厥躬惟文
先言武王受命　追

虢叔先亡故
百四八

、敘文王

○又○乘○五○臣○與○前○六○臣○相○對○

王尚克修和我有夏亦惟有若虢叔有若閎夭有

○照○章○法○句○法○更○變○化○ 、反○言○以○醒○

若散宜生有若泰顛有若南宮括又曰無能往來

○正○言○妙○ 反說透 方始 正言

茲迪彝教文王蔑德降于國人亦惟純佑秉德迪

知天威乃惟時昭文王迪見冒聞于上帝惟時受

溥詳武王

有殷命哉武王惟茲四人尚迪有祿後暨武王誕

將天威咸劉厥敵惟茲四人昭武王惟冒丕單稱

以入本事

德今在予小子旦若游大川予往暨汝奭其濟小

○反折○

子同未在位誕無我責收罔勖不及耇造德不降

我則鳴鳥不聞矧曰其有能格公曰嗚呼君肆其

雙提之筆

監于茲我受命無疆惟休亦大惟艱告君乃猷裕

波瀾又起滚
滚不竭

故作對言與
以處相映

天民雙應

正落後人恰好動急前人此節語意尤懇
我不以後人迷公曰前人敷乃心乃悉命汝作汝
以下述武王言　武王口中語
民極曰汝明勗偶王在亶乘茲大命惟文王德丕
必稱文
承無疆之恤公曰君告汝朕允保奭其汝克敬以
此節千曲萬折
予監于殷喪大否肆念我天威予不允惟若茲誥
以拗調勝　又代為之言
予惟曰襄我二人汝有合哉言曰在時二人天休
正轉　特開一
滋至惟時二人弗戡其汝克敬德明我俊民在讓
路似寬卻實緊　字字剖心瀝膽便召公
後人于丕時嗚呼篤棐時二人我式克至于今日
不得不感動
休我咸成文王功于不怠丕冒海隅出日罔不率
到底皆曲折洞澈之調
俾公曰君予不惠若茲多誥予惟用閔于天越民
上言天民而民允天大命之本故尊
公曰嗚呼君惟乃知民德亦罔不能厥初惟其終

○言○民○德○以○終○之○

祗若茲往敬用治

蔡氏曰、案此篇之作、史記謂召公疑周公當國踐祚、唐孔氏謂召公以周公嘗攝王政、今復在臣位、葛氏謂召公未免常人之情、以爵位先後介意、故周公作是篇以諭之、陋哉斯言、要皆爲序文所誤、獨蘇氏謂召公之意、欲周公告老而歸爲近之、然詳本篇旨意、迺召公自以盛滿難居、欲避權位、退老厥邑、周公反復告諭以留之爾、熟復而詳味之、其義固可見也、

林少穎曰、無逸君奭皆周公所作、方其爲成王言、則謂商周之治、無不在其君之憂勤、及其爲召公言、則謂商周之治、無不在其臣之輔相、各有所當也、

都楚望曰、竊觀周公之志、而知聖人以天地民物爲心、未嘗遲回于衰耄之年也、視老壯生死、不啻晝夜呼吸、而吾所當爲之事、一息尚存、不容少懈、夫子暮年、猶流列國、不知老之將至、夢見周公、孟子謂公思兼三王、坐以待旦、讀君奭始知其然、昔堯不遇舜、不言老、舜禹皆以期頤

巡行萬里客死而旋葬其不勸勤如此後世人衰至便驕欲以召公為口實乎聖人與大賢語何煩許詞惟召公之去也不為無見斯周公之留之也不容不詳挈定天越民在人之理倂從召公本身發脉見當日天命去留民心向背召與已斷少一人不得勸以理實動以情故波瀾愈濶援逼愈緊此召公之所以終留也與。文惟賓主相形乃有波瀾可觀然或一波兩波亦小水之淪漣耳此篇議論層出不窮政如大海遇風千濤萬狀使人目不暇給

叔違王命總緣不明天人向背之理妄聽側言遂作聰明亂舊章耳示戒處語

蔡仲之命

惟周公位冢宰正百工羣叔流言乃致辟管叔于商囚蔡叔于郭鄰以車七乘降霍叔于庶人三年不齒蔡仲克庸祗德周公以爲卿士叔卒乃命諸王邦之蔡（敘案）

王若曰小子胡惟爾率德改行克愼厥猷（直起）肆予命爾侯于東土往卽乃封敬哉（直落）爾尚蓋前人之愆惟忠惟孝（嘉其現在）爾乃邁迹自身克勤無怠以垂憲乃後率乃祖文王之彝訓無若爾考之違王命（嚴其將來）（接軸）

皇天無親惟德是輔民心無常惟惠之懷（提空發論）爲善不同同歸于治爲惡不同同歸于亂（拍合）爾其戒哉愼厥（蹴起波瀾）

語對針

初惟厥終終以不困不惟厥終終以困窮懋乃攸績睦乃四鄰以蕃王室以和兄弟康濟小民率自中無作聰明亂舊章詳乃視聽罔以側言改厥度則予一人汝嘉王曰嗚呼小子胡汝往哉無荒棄朕命

咏嘆送尾

金仁山曰讀蔡仲之命與棠棣之詩未嘗不悲周公之意也嗟夫周公亦幸有蔡仲耳然命人子以改其父之惡一言足矣而曰蓋愆甚而又曰毋若爾考之違王命夫幸之深故憂之切憂之切故言之詳周公閔管蔡之失道罔不容再有懿親之變也是以丁寧言之如棠棣之詩自死喪急難甚至鬩閱之事辭愈詳事愈下感歎愈深其志切其情哀蓋處兄弟之變其情辭若此觀者蓋當思其言外之意云

朱竹垞曰成王之命蔡仲王若曰胡無若爾考

之違王命也。見于春秋左氏傳。而梅賾書增益其文云、率乃祖文王之彝訓。異哉斯言也。盤庚曰、古我先王。暨乃祖乃父。又曰、我先后綏乃祖乃父。此諸臣民之辭則然。若武王命康叔。則曰、惟乃丕顯考文王。又曰、乃穆考文王。周公告成王。則曰、承保乃文祖受命民。越乃光烈考武王。若是其莊重也。而成王命仲曰、率乃祖文王。乃祖者伊誰之祖歟。吾不能不疑于蔡仲之命也。

祇中間特起一峯。遂令通篇文勢皆振。

寫桀罪夾入乃爾攸聞與爾罔不知相呼吸

多方

成王即政奄與淮夷又叛成王滅奄歸作此篇

惟五月丁亥王來自奄至于宗周周公曰王若曰

猷告爾四國多方惟爾殷侯尹民我惟大降爾命

直喝警動見

天命無慮亥千遁猶大局已定 開接

爾罔不知洪惟圖天之命弗永寅念于祀惟帝降

展勢就有夏相形

格于夏有夏誕厥逸不肯感言于民乃大淫昏不

頓挫 挿入圖天之命

克終日勸于帝之迪乃爾攸聞厥圖帝之命不克

跌進一層

開于民之麗乃大降罰崇亂有夏因甲于內亂不

克靈承于旅罔丕惟進之恭洪舒于民亦惟有夏

方楜影 早爲多

之民叨懫日欽劓割夏邑天惟時求民主乃大降

掉天字作轉 寫成

湯祇二句 跌進申說 正一

顯休命于成湯刑殄有夏惟天不畀純乃惟以爾

詳寫殷先世深仁厚澤總爲今至于爾辟句作跌

嗚呼二字依姜上均本截

紂罪不多作鋪排正爲多方處蓄勢

度、舉、桀、多○士、之、喪、夏、以、形○殷、侯、尹、民、之、喪○殷、

多方之義民不克永于多享惟夏之恭多士大不克明保享于民乃胥惟虐于民至于百爲大不克開乃惟成湯克以爾多方簡代夏作民主愼厥麗乃勸厥民刑用勸以至于帝乙罔不明德愼罰亦克用勸要囚殄戮多罪亦克用勸開釋無辜亦克用勸今至于爾辟弗克以爾多方享天之命

○特○提○成○湯○補○前○所○略○

○中該賢聖之○君六七

○紂○罪○祇○上○句○

嗚呼王若曰誥告爾多方非天庸釋有夏非天庸釋有殷

一承上○脈、帶、夏、說、實、占○說、殷、

乃惟爾辟以爾多方大淫圖天之命屑有辭

、單、補○紂○綱○論

乃惟有夏圖厥政不集于享天降時喪有邦間之

、以○下○仍○夏○殷○伴○說○

乃惟爾商後王逸厥逸圖厥政不蠲烝天惟降時喪

周德亦不多作鋪排總注大降爾四國民命上

欵欵曲曲情誼動人

（提筆逆波）（中埶）

惟聖罔念作狂、惟狂克念作聖。天惟五年須暇之

（三層）

子孫、誕作民主、罔可念聽。天惟求爾多方、大動以

（緊過多方）

威、開厥顧天。惟爾多方、罔堪顧之。惟我周王靈承

（方見天合三絕）（拍出周王如）

于旅、克堪用德、惟典神天。天惟式教我用休、簡畀

（日之升）

殷命、尹爾多方。今我曷敢多誥。我惟大降爾四國

（頓挫）

民命。爾曷不忱裕之于爾多方。爾曷不夾介乂我

（三爾曷不正說）

周王享天之命。今爾尚宅爾宅、畋爾田、爾曷不惠

（四爾乃反說）

王熙天之命。爾乃迪屢不靜、爾心未愛。爾乃不大

宅天命、爾乃屑播天命、爾乃自作不典、圖忱于正。

（爾我惟作轉）（爾至于）

我惟時其教告之。我惟時其戰要囚之。至于再至

總呼多士實抽殷士一邊誥之

作叠　一我乃合　宕
于三乃有不用我降爾命我乃其大罰殛之非我
勒定
有周秉德不康寧乃惟爾自速辜王曰嗚呼猷告
爾有方多士暨殷多士今爾奔走臣我監五祀越
惟有胥伯小大多正爾罔不克臬自作不和爾惟
和哉爾室不睦爾惟和哉爾邑克明爾惟克勤乃
告以和敬居位潛消其悍逆之
事爾尚不忌于凶德亦則以穆穆在乃位克閱于
氣
乃邑謀介爾乃自時洛邑尚永力畋爾田天惟畀
矜爾我有周惟其大介賚爾迪簡在王庭尚爾事
董之以威
有服在大僚王曰嗚呼多士爾不克勸忱我命爾
亦則惟不克享凡民惟曰不享爾乃惟逸惟頗大

違王命則惟爾多方探天〔字法〕之威我則致天之罰離逖爾土王曰我不惟多誥我惟祗告爾命又曰時〔與之〕惟爾初不克敬于和則無我怨〔更始故曰初反掉結〕

蘇東坡曰大誥康誥酒誥梓材召誥洛誥多士多方八篇雖所誥不一然大畧以殷人心不服周而作也予讀泰誓武成常怪周取殷之易及讀此八篇又怪周安殷之難也多方所誥不止殷人乃及四方之士是紛紛焉不心服者非獨殷人也予乃今知湯已下七王之德深矣方殷之虐人如在膏火中歸周如流不暇念先王之德及天下粗定人自膏火中出即念殷先七王如父母雖以武王周公之聖相繼撫之而莫能禦也夫以西漢道德比之殷猶碔砆之與美玉然王莽公孫述隗囂之流終不能使人忘漢光武成功若建瓴然使周無周公則亦殆矣此周公之所以長而不敢去也

郝楚望曰此周公再奉成王討奄歸至洛而布

告四方之辭。蓋周公治洛之五年也。武王崩。三監叛。周公悉心撫馭者十有餘年。時成王已二十四歲矣。而奄人猶反側不常。若使當時無公。或召公請老東方之事。誰與圖之。故知君奭一誥。周公之遠慮也。夫子刪書。序多方于君奭後。以見文武之業。所以底定緜禩。久遠者。皆周公之力。

擒縱開合。亦是借夏形殷。與多士篇機軸相似。其意味不同者。多士係殷之舊族。大家在初遷洛時。但諭以革命之公。其詞溫。多方係淮奄又叛之後。圖慶天命。故處處點入多方。罪案。諭以大降爾命。其詞嚴。末仍抽諭多士者。諭多士。正令其諭多方也。天地止此開合。古人文字。豈必無一相似。但情理各當。處處確不可易。

官名從羣臣說出故綴衣虎賁與三宅並舉

斬然大波一望無際

公嘆知恤以三宅爲綱早從賓面醒出處處扼定

禹從旁面烘桀湯用正面

立政

周公戒成王以任用賢才之道而其旨意則又上戒成王專擇百官有司之長其長既賢則其所舉無不賢矣

周公若曰拜手稽首告嗣天子王矣用咸戒于王曰王左右常伯常任準人綴衣虎賁周公曰嗚呼休茲知恤鮮哉

直提警動　開接長肩　禹知恤　兼

古之人迪惟有夏乃有室大競籲俊尊上帝迪知忱恂于九德之行乃敢告教厥后

知明任專爾意　對用咸戒于

曰拜手稽首后矣曰宅乃事宅乃牧宅乃準茲惟后矣

王　常任　常伯　準人

謀面用丕訓德則乃宅人茲乃三宅無義民

字法　反折恰好卸下

桀德惟乃弗作往任是惟暴德罔後

桀不知恤　湯

亦越成湯陟丕釐上帝之耿命乃用三有宅克即宅曰三有俊

知恤　知之明

貫寫敘法錯綜

敘文武法又變說立政總先靠定三宅因羣臣並舉綴衣虎賁故索性將諸官連而及之

克卽俊嚴惟丕式克用三宅三俊其在商邑用協
任之專
于厥邑其在四方用丕式見德嗚呼其在受德暋
受、不、知、恤
惟羞刑暴德之人同于厥邦乃惟庶習逸德之人
同于厥政帝欽罰之乃伻我有夏式商受命奄甸
文、武、知、恤、先、用總 知之明
萬姓亦越文王武王克知三有宅心灼見三有俊
任之專 三宅之官得人
心以敬事上帝立民長伯立政任人準夫牧作三
侍御之官得人 都
事虎賁綴衣趣馬小尹左右攜僕百司庶府大都
邑之官得人 諸侯
小伯藝人表臣百司太史尹伯庶常吉士司徒司
之官得人 王官監于諸侯四夷者得人 此
馬司空亞旅夷微盧烝三亳阪尹文王惟克厥宅
下申說分敘 敘文王從詳
心乃克立茲常事司牧人以克俊有德文王罔攸

罔攸兼罔敢知意總緒歸克用三宅三俊上○罔攸兼則猶知之特不兼其事耳至罔敢知則若未嘗知有其事蓋信任之益專也

勿誤者所謂罔攸兼罔敢知也意總歸繳三宅三俊上

兼于庶言庶獄庶慎惟有司之牧夫是訓用違庶
獄庶慎文王罔敢知于茲亦越武王率惟敉功不（敘武王從○備）
敢替厥義德率惟謀從容德以並受此丕丕基嗚（以承文王○言）
呼孺子王矣繼自今我其立政立事準人牧夫我（方人成○王）（立政先葬定三宅○此）
（○知○人○之○要○）
其克灼知厥若丕乃俾亂相我受民和我庶獄庶
（○此○任○人○之○要○）
慎時則勿有間之自一話一言我則末惟成德之
彥以乂我受民嗚呼予旦已受人之徽言咸告孺（係○稠○問○嘆○餘○情○不○盡）
子王矣繼自今文子文孫其勿誤于庶獄庶慎惟
（○總○包○前○文○為○三○宅○作○樣○如○萬○年○同○首○）
正是乂之自古商人亦越我周文王立政立事牧
夫準人則克宅之克由繹之茲乃俾乂國則罔有

意懲憸人有以治獄治兵動王者故抽出單說言用三宅不期效而自效非欲王特以兵刑爲重也舊解未融

特以告太史結遠體遠神正欲王罔攸兼罔敢知也

立政用憸人不訓于德是罔顯在厥世繼自今立政其勿以憸人其惟吉士用勱相我國家（靠定三宅）今文子文孫孺子王矣其勿誤于庶獄惟有司之牧夫（主句）其克詰爾戎兵以陟禹之迹方行天下至于海表罔有不服以覲文王之耿光以揚武王之大烈嗚呼

（戒後王正輔鑒成王）（徹歸三宅）

繼自今後王立政其惟克用常人周公若曰太史（結出）

（題外左傳史記多學此）

司寇蘇公式敬爾由獄以長我王國茲式有慎以列用中罰

林少穎曰成王繼統周公爲師召公爲保二公在王之左右而爲賢才之主於內則天下之賢莫不因之以進想夫朝廷之上小大前後莫匪正人端士也而此篇猶以用人爲戒者蓋成王

既聽政以躬攬萬幾之務則一進一退而邪正所途自此而分此周公所以諄諄以用人爲戒也

呂東萊曰無逸立政二篇相爲經緯以無逸之心明立政之體君道備矣自立政以後周公不復有書納忠於王此絶筆也爲治體統固臻其極而反覆申重之意忠愛惇篤之誠深長遠大之慮學者當於言外體之

陳新安曰此篇以用三宅爲立政用人之綱領立政二字每段多提掇之故以命篇孟子曰人不足與適也政不足與間也惟大人爲能格君心之非無逸周公格心之書也立政公言用人爲政之書也忠愛拳拳體用備矣

其人存則其政舉其人亡則其政息故立政以用人爲主用人尤以三宅爲要開手揭明知恤徑向正位中來也下用賓位中接層層推波助瀾然後歸入成王與無逸篇機軸相似其中不同處無逸篇賓位多主位少此篇賓位固多主位亦復不減耳然主位之中有總論有插論有正言有唱嘆故雖多而不入於平結尾別開一

法。尤饒遠致。

尚書因文卷五終

昌黎平淮西碑極摹此作起手

尚書因文卷第六

長葛武士選學

周書 三

周官

惟周王撫萬邦巡侯甸四征弗庭綏厥兆民六服羣辟罔不承德歸于宗周董正治官王曰若昔大猷制治于未亂保邦于未危曰唐虞稽古建官惟百內有百揆四岳外有州牧侯伯庶政惟和萬國咸寧夏商官倍亦克用乂明王立政不惟其官惟其人今予小子祗勤于德夙夜不逮仰惟前代時

三公三孤以輔成君德為職是訓君之人非君所訓因治官故不得不高懸此座觀下只說六卿分職各率其屬可見

乾坤之與六子並列于八方冢宰之與五卿並列于六職其義一也

前分訓已立定格子此下

若訓迪厥官立太師太傅太保茲惟三公論道經（以以落為提以先分敘）
邦燮理陰陽官不必備惟其人少師少傅少保曰
三孤貳公弘化寅亮天地弼予一人冢宰掌邦治（天官）
統百官均四海司徒掌邦教敷五典擾兆民宗伯（地官）（春）
掌邦禮治神人和上下司馬掌邦政統六師平邦（官）（夏官）
國司寇掌邦禁詰姦慝刑暴亂司空掌邦土居四（秋官）（冬官）
民時地利六卿分職各率其屬以倡九牧阜成兆（總言六卿率屬倡外之體統）
民六年五服一朝又六年王乃時巡考制度于四（對內臣而言駁外臣之體統因上言倡九牧）
岳諸侯各朝于方岳大明黜陟王曰嗚呼凡我有（及之也）（又總）
官君子欽乃攸司慎乃出令令出惟行弗惟反以（訓）（首）

層層訓迪乃各盡其職所以然處

虞廷終于交讓故成王訓官末亦勉以推賢讓能

公滅私民其允懷學古入官議事以制政乃不迷（勉以心術之本 次勉以學問之要）其爾典常作之師無以利口亂厥官蓄疑敗謀怠忽荒政不學牆面蒞事惟煩戒爾卿士功崇惟志（此又以）業廣惟勤惟克果斷乃罔後艱位不期驕祿不期侈（恭儉勉之）恭儉惟德無載爾偽作德心逸日休作偽心勞日拙居寵思危罔不惟畏弗畏入畏推賢讓能庶（妙言 此又以薦）官乃和不和政厖舉能其官惟爾之能稱匪其人（舉勉之）惟爾不任王曰嗚呼三事暨大夫敬爾有官亂爾（咏嘆送尾）有政以佑乃辟永康兆民萬邦惟無斁

蔡氏曰案此篇與今周禮不同如三公三孤周禮皆不載或謂公孤兼官無正職故不載然三

公論道經邦三孤貳公宏化非職乎職任之大
無踰此矣或又謂師氏即太師保氏即太保然
以師保之尊而反屬司徒之職亦無是理也又
此言六年五服一朝而周禮六服諸侯有一歲
一見者二歲一見者三歲一見者亦與此不合
是故可疑然周禮非聖人不能作也意周公方
條治事之官而未及師保之職書未成而公亡
其間法制有未施用故與此異而冬官亦闕要
之周禮首末未備周公未成之書也惜哉讀書
者參互而考之則周公經制可得而論矣
陳新安曰周禮周公未全未行之書周官成王
建置訓迪已施行之書也今只當據周官以解
周官其與周禮不合處畧之可也
呂東萊曰金縢成王初年之書也洛誥周公還
政之書也無逸立政周公教戒成王之書也周
官成王親政開物成務之書也合是數篇以觀
成王可以見其本質焉可以見其昏明疑信之
變焉可以見其講貫啟發之深焉可以見其知
類通達離師傅而不反焉成王進德之序備矣
周公格君之功著矣

姜上均曰周官六年五服一朝考周禮六服朝見之期惟侯服歲一見而已餘五服自二歲一見至六歲一見為差未至六年不能皆朝故必至六年而後此五服皆無不朝矣一朝猶皆朝也舊錯解疑與周禮不合今附參

有條有理亦整亦暇其字句不必如帝典之奧而規模氣象自非後世制誥手所能企及○前帖後括括處亦分數層與前相配是古人章法

令德是篇中德字之引

至治四語即周公之訓

論語君子之德風小人之德草本此

蓋上均曰順之于外謂順

君陳周公監殷頑民于下都既歿成王命君陳代之

王若曰君陳惟爾令德孝恭（直落）惟孝友于兄弟克施有政命汝尹茲東郊敬哉（開接提出周公作樣）昔周公師保萬民民懷其德（合）往慎乃司茲率厥常懋昭周公之訓惟民其乂（接法開法）我聞曰至治馨香感于神明黍稷非馨明德惟馨（點明主意）爾尚式時周公之猷訓惟日孜孜無敢逸豫（合）凡人未見聖若不克見既見聖亦不克由聖（又開）爾其戒哉（合）爾惟風下民惟草（以求民情勉之）圖厥政莫或不艱有廢有興出入自爾師虞庶言同則繹（以臣君德勉之）爾有嘉謀嘉猷則入告爾后于內爾乃順之于外曰斯謀斯猷惟我后

而行之也言此謀此猷爲君德所當然故不可不告而行之或乃謂成王欲其臣之將順下文明云予曰辟爾惟勿辟予曰宥爾惟勿宥則非欲其臣之將順而飾非也亦明矣

敬典在德隱括前文正宏周公丕訓處

之德嗚呼臣人咸若時惟良顯哉王曰君陳爾惟（提）
弘周公丕訓無依勢作威無倚法以削寬而有制（振開後半之局　戒其狥己）
從容以和殷民在辟予曰辟爾惟勿辟予曰宥爾（戒其狥君）
惟勿宥惟厥中有弗若于汝政弗化于汝訓辟以（申言辟之必中　因上）
止辟乃辟狃于姦宄敗常亂俗三細不宥爾無忿（論刑辟之意而推之　申無忿疾）
疾于頑無求備于一夫必有忍其乃有濟有容德（申無求備）
乃大簡厥修亦簡其或不修進厥良以率其或不（提空發議令不後塌　台）
良惟民生厚因物有遷違上所命從厥攸好爾克（收應　君受其）
敬典在德時乃罔不變允升于大猷惟予一人膺（福　臣成其美）
受多福其爾之休終有辭于永世

呂東萊曰君陳之命周公則既沒矣成王眞得實造之學當於是篇求之周公之沒也厖臣碩輔尚多立於朝而分正東郊成王獨以屬之君陳是獨何哉斯時也東郊治體所宜盡循周公之典使付之舊臣則諸老固非作聰明亂舊章者然平日與周公比肩同功慮其兢兢循守者或未專固微有自用之意於其間則於治體已有間矣不若畀之後進端慤之人則一意奉承不敢毫髮增損成王微旨蓋在此也至於成終之任開闔變化非四世元老莫能之故康王必付之畢公焉成康之於治體其觀時義者精矣

林少潁曰殷民之心術丕變於紂之惡爲已深所以迪屢不靜歷數世而餘風未殄將欲作其愧恥之心而革其暴戾之習以馴致於士君子之域非一朝一夕所能也故當其初遷則周公爲師保及公既沒又擇君陳而命之繼其後也

張江陵曰此篇之言甚切於治道君陳所以成和中之治歷三紀而世變風移皆本於此其篇中敬典在德一言尤爲綱要蓋以教化爲先務以修德爲本原自古帝王修身致治無不用此

道者。
通篇靠定周公之訓爲主。分兩截看。前是期其
懋昭。後更勉以擴而大之也。乃前半起伏百態
後則層層劈貫。文家由淺入深。由緩入急。固是
天然節奏。○通篇以德爲眼目。而敬尤德之骨
子。

同召獨太保稱名其義可想

成王顧命意在敬守文武大訓故後文段段承文武說去

顧命

惟四月哉生魄王不懌甲子王乃洮頮水相被冕服憑玉几乃同召太保奭芮伯彤伯畢公衛侯毛公師氏虎臣百尹御事王曰嗚呼疾大漸惟幾病日臻既彌留恐不獲誓言嗣茲予審訓命汝昔君文王武王宣重光奠麗陳教則肄肄不違用克達殷集大命在後之侗敬迓天威嗣守文武大訓無敢昏逾今天降疾殆弗興弗悟爾尚明時朕言用敬保元子釗弘濟于艱難柔遠能邇安勸小大庶邦思夫人自亂于威儀爾無以釗冒貢于非幾茲

王崩時康王在側特出於外而迎入者使萬姓咸覩所以顯之以正始也將傳先王顧命知神之在此乎在彼乎故兼設平生之坐也陳設典麗詳審一以象前王平生所寶所乘所坐所衛以起嗣王之追慕而盡誠紹述一以昭前王委重投艱之意使

既受命還出綴衣于庭越翼日乙丑王崩太保命

綍王○、提○太

保 ○ 非但○體統尊嚴○防危慮患○

仲桓南宮毛俾爰齊侯呂伋以二千戈虎賁百人

無微不至 ○居○憂○喪○服 提

逆子釗於南門之外延入翼室恤宅宗丁卯命作

、供喪用只一筆○下○特○詳○傳○命○事○

冊度越七日癸酉伯相命士須材狄設黼扆綴衣

冊○度 ○先○几○席○ ○平○時○見○羣○臣○覲○諸○侯○之○坐○ ○日○夕○聽○

牖間南嚮敷重篾席黼純華玉仍几西序東嚮敷

○事○之○坐○ ○ ○ ○ ○ ○養○國○老○享○羣○臣○之○坐○

重底席綴純文貝仍几東序西嚮敷重豐席畫純

○ ○ ○ ○親○屬○私○燕○之○坐○ ○ ○ ○ ○ ○ ○

雕玉仍几西夾南嚮敷重筍席玄紛純漆仍几越

○次○器○物○ ○西○序○所○陳○參○以○大○訓○東○序○所○陳○參○以○

玉五重陳寶赤刀大訓弘璧琬琰在西序大玉夷

○河○圖○平○日○手○澤○俱○非○玩○物○ ○ ○ ○ ○ ○ ○ ○ ○

玉天球河圖在東序胤之舞衣大貝鼖鼓在西房

○ ○ ○ ○ ○ ○ ○ ○ ○ ○ ○五○輅○陳○列○以○

兌之戈和之弓垂之竹矢在東房大輅在賓階面

嗣王肅敬以祇承，一以起羣臣諸侯之尊敬想慕前王而繫心於嗣王，一以表人主之崇高富貴尊無二上，而傳授之正如此，絕天下覬覦之萌也。太保固處處用敬。

成王顧命書之冊矣，此則太史口陳者也。文法妙于相顧而不相複。

綴輅在阼階面，先輅在左塾之前，次輅在右塾之前。（象成王之生存也）二人雀弁執惠，立于畢門之內。（次侍衛）四人綦弁執戈上刃，夾兩階戺。一人冕執劉，立于東堂。一人冕執鉞，立于西堂。一人冕執戣，立于東垂。一人冕執瞿，立于西垂。一人冕執銳，（據說文銳當作鈗）立于側階。王麻冕黼裳，由賓階隮。（易喪服為吉服）卿士邦君麻冕蟻裳，入卽位。（處）太保、太史、太宗皆麻冕彤裳。（處詳太保）太保承介圭，上宗奉同瑁，由阼階隮。太史秉書，由賓階隮，御王冊命。曰：皇后憑玉几，（尚禀然）道揚末命，命汝嗣訓，臨君周邦，率循大卞，燮和天下，用答揚文武之光訓。（顧定文武）王再拜，興，答曰：

康王出見羣臣卽在受顧命時諸侯出廟門俟王出應門內語脉不斷安可截作兩篇似從伏生舊本合作一篇爲長

眇眇予末小子其能而亂四方以敬忌天威○乃受
康○王祭告○成王○言已○之、受、顧、命○ ○此○太保○報祭○
同瑁王三宿三祭三咤上宗曰饗太保受同降盥
成王言已之已○傳顧命于○康○王 ○ ○此○祭終
以異同秉璋以酢授宗人同拜王答拜太保受同
○行○飲福之禮 ○ ○ ○ ○ ○ ○ ○
祭嚌宅授宗人同拜王答拜太保降收諸侯出廟
門俟○ ○

康王之誥○
○太○保與畢公對序

王出在應門之內太保率西方諸侯入應門左畢
公率東方諸侯入應門右皆布乘黃朱賓稱奉圭
兼幣曰一二臣衛敢執壤奠皆再拜稽首王義嗣
○仍○以太保提頭
德答拜太保暨芮伯咸進相揖皆再拜稽首曰敢

朱子語類古者兵藏於農故六軍皆寓於農張皇六師只是整理民衆底意思金仁山云六師謂天子六軍猶云萬乘爾張皇六師卽云振天子之職也

敭告天子。皇天改大邦殷之命。惟周文武誕受羑（○文○武○一層）若克恤西土。（○成○王○二○層）惟新陟王畢協賞罰。戡定厥功。用敷遺後人休。（○○落○今○王規○之以敬○中段節勢至此）今王敬之哉。張皇六師。無壞我高祖寡命。（○方欵）王若曰。庶邦侯甸男衛。惟予一人釗報誥。昔君文武丕平富。（○從○文武得○入開局）不務咎。底至齊信。用昭明于天下。則亦有熊羆之士。不二心之臣。保乂王家。用端命于上帝。皇天用訓厥道。付畀四方。乃命建侯樹屏。在我後之人。（○入○本位）今予一二伯父。尚胥暨顧。綏爾先公之臣服于先王。（○致○求○助○羣○臣○諸○侯○之）雖爾身在外。乃心罔不在王室。用奉恤厥若。（○意○與○前○用○敬○保○元○子○釗○相○映○照）無遺鞠子羞。羣公既皆聽命。相揖趨出。王（、如、此、結、束、見、是、從、王、出、在、）

、應○門之、內○起

釋冕反喪服

蘇東坡曰、成王崩、未葬、君臣皆冕服、禮歟、曰、非禮也、謂之變禮可乎、曰、不可、禮變於不得已、嫂非溺、終不援也、三年之喪、既成服、釋之而即吉、無時而可者、曰、成王顧命、不可以不傳、既傳不可以喪服受也、曰、何爲其不可也、孔子曰、將冠子、未及期日、而有齊衰大功之喪、則因喪服而冠、冠吉禮也、猶可以喪服行之、受顧命見諸侯獨不可以喪服乎、太保使太史奉冊授王于次、諸侯入哭於路寢、而見王於次、王喪服受教戒諫、哭踊答拜、聖人復起、不易斯言矣、春秋傳曰、鄭子皮如晉、葬晉平公、將以幣行、子產曰、喪安用幣、子皮固請以行、既葬、諸侯之大夫欲因見新君、叔向辭之曰、大夫之事畢矣、而又命孤、孤斬焉在衰絰之中、其以嘉服見、則喪禮未畢、其以喪服見、是重受弔也、大夫將若之何、皆無辭以退、今康王既以嘉服見諸侯、而又受乘黃玉帛之幣、使周公在、必不爲此、然則孔子何取此書也、曰、至矣、其父子君臣之間、教戒深切著明、

足以爲後世法。孔子何爲不取哉。然其失禮則不可不辨。

呂東萊曰、堯舜禹湯文武無顧命。而成王獨有顧命。始終授受之際國有常典矣。成王之初。經三監之變。王室幾搖。故於此正其終始特詳焉。顧命成王所以正其終。康王之誥康王所以正其始。舜除堯之喪。格廟而咨岳牧。成王除武王之喪。朝廟而訪羣臣。皆百代之正禮。然成湯方沒。伊尹遽偕羣后。侯甸。訓太甲。焉禮固有時而變矣。說者不疑太甲受伊尹羣后之訓于居憂之時。乃疑康王受召畢諸侯之戒于宅恤之日。甚者或以晉辭諸侯爲證。然則隆周之元老。反不若衰晉之陪臣耶。

朱子曰、天子諸侯之禮。與士庶人不同。故孟子有吾未之學之語。蓋謂此類耳。如伊訓元祀十有二月朔。亦新喪也。伊尹亦祠于先王。奉嗣王祇見厥祖。固不可用凶服矣。漢唐新主即位皆行冊禮。君臣亦皆吉服。追述先帝之命以告嗣君。蓋易世傳授。國之大事。當嚴其禮。而王侯以國爲家。雖先君之喪。猶以爲已私服也。五代以

來此禮不講則始終之際殊草草矣
眞西山曰此篇見周公養成君德之效又見召公當危疑之際區處周密皆可爲後世法
郝楚望曰先儒疑成王初喪冕服受命爲非果爾則召畢諸公之于禮反不逮後儒乎召公與周公喪武王受顧命輔成王凡周公所以治喪冊立之儀召公豈遂忘之而盡背之正使周公而在禮亦當如此此盡論人子之情莫切于親喪論天子之事莫大于受命在士庶則親爲重天下爲輕在天子則天下爲公親喪爲私先王垂死扶病正衣冠集羣臣授之嗣王可草竊而受之乎禮喪三年不祭唯祭天地山川越紼行事夫祭猶越紼況始受天地之命爲山川百神主耶君薨世子初生尚用冕服告況嗣君受命大事乎釋斯須之喪服成禮何不可
以成康爲經以太保爲緯議論與序事相輔而行有頭有腹有尾寶光璀璨直如一幅古錦之不可離異孔書必欲從而裂之遂致彼此各不成體○通篇以敬字作骨成王守武王之大訓全在敬其以顧命召太保恐康王或涉不敬欲

太保用敬保之。下太保于傳顧命時處處用敬正所以起康王之敬也。三篋書直是一筆穿去。○文有賓主互用之法。如此篇成康主也。太保賓也。然非太保綰帶其間。成王顧命何以傳之於康王。故論前後以成康爲主。論中間太保亦不得全目以爲賓。○前後太保與諸臣並序中間卻獨詳一太保。此是並序爲奇。單插爲正法。○畫家之妙全是即景生情。如畫一人巖壑以映之。花樹以襯之。琴樽以佐之。凡以屬其人之情以寫其生而已。然能于有形處着筆。斷不能于無形處着筆。此篇中間鋪陳古麗。于無形處卻儼然有一成王在。固畫工之所不到。○開後人橫擔及前後遙對之體。

溯源而來高華鴻朗文家須爭此起手乃得勝槩

畢命

敘案

惟十有二年六月庚午朏越三日壬申王朝步自宗周至于豐以成周之衆命畢公保釐東郊王若

從先王成烈開局

曰嗚呼父師惟文王武王敷大德于天下用克受

以標出周公前政作樣

殷命惟周公左右先王綏定厥家毖殷頑民遷于洛邑密邇王室式化厥訓既歷三紀世變風移四

中藏有君陳一截

方無虞予一人以寧道有升降政由俗革不臧厥

轉換圓渾

臧民罔攸勸惟公懋德克勤小物弼亮四世正色

以出畢公先表其德望

率下罔不祗師言嘉績多于先王予小子垂拱仰

點明本事

成王曰嗚呼父師今予祗命公以周公之事往哉

不必句句粘定周公政使周公而在亦須如此故云命以周公之事

中幅得此兩番提空乃不入于平衍

前幅未明言君陳此處運

旌別淑慝表厥宅里彰善癉惡樹之風聲弗率訓（以下言治法）典殊厥井疆俾克畏慕申畫郊圻慎固封守以康（提空）四海政貴有恒辭尚體要不惟好異（言治體）商俗靡靡利（拍合）口惟賢餘風未殄公其念哉我聞曰世祿之家鮮（又提空）克由禮以蕩陵德實悖天道敝化奢麗萬世同流茲殷庶士席寵惟舊怙侈滅義服美于人驕淫矜（拍合）侉將由惡終雖收放心閑之惟艱資富能訓惟以永年惟德惟義時乃大訓不由古訓于何其訓（下期以化殷之效）王曰嗚呼父師邦之安危惟茲殷士不剛不柔厥德允修惟周公克慎厥始惟君陳克和厥中惟公克（結定周公約束亢密）

君陳言之君陳政宏周公丕訓者

成厥終三后協心同底于道道洽政治澤潤生民四夷左衽罔不咸賴予小子永膺多福（益于己）公其惟時成周建無窮之基亦有無窮之聞子孫訓其成式（益于畢公）惟乂嗚呼罔曰弗克惟旣厥心罔曰民寡惟愼厥事（詠歎送尾）欽若先王成烈（應文武）以休于前政（應周公）

王伯厚曰商之澤深矣周之鞠商歷三紀而民思商不衰考之周書梓材謂之迷民召誥謂之讎民不敢有忿疾之心焉蓋昔商之忠臣義士也至畢命始謂之頑民然猶曰邦之安危惟茲殷士兢兢不敢忽也孔子刪詩存邶鄘于風係商于頌嗚呼商之澤深矣畢命一篇以風俗爲本殷民旣化其效見于東遷之後盟向之民不肯歸鄭陽樊之民不肯從晉及其末也周民東亡而不肯事秦王化之入人深矣唐賈至議取士以安史之亂爲鑒謂先王之道消則小人之

道長小人之道長則亂臣賊子生焉蓋國之存亡在風俗四維不張而秦歷促恥尚失所而晉祚覆至其知本之言哉

金仁山曰按殷自中葉以來士大夫世家巨室殖貨謏令風俗漸不美盤庚亦嘗正之歷高宗諸賢君風俗固嘗正矣至紂又以淫酗驕奢倡之一時風靡而又爲天下逋逃主聚諸亡命是崇是長凡億兆之心如林之旅皆是放蕩無廉恥一旦周師至則倒戈逆降之不暇爾武王入殷固已慮之日若殷之士衆何太公亦已有誅斥之意矣獨周公不然而兼包并容之然商民之意得氣滿終不若在紂之日故其後從武庚以叛于是分遷畿甸而處之而誘之亦殊勞矣昔于王子謂遷商民之所爲自秦漢言之坑戮誅夷而已而乃待之如此此所以爲周公之德而所以爲周家之忠厚也然觀于多士多方君陳畢命諸書大抵殷民之爲頑自其染紂之惡于是有淫放之習自其從武庚之叛于是又有思商之心以淫放之習而行思商之心奚爲其不亂也周公之時洛邑雖遷而思商尚未釋也

君陳以後思商之念釋而化紂之習未除也思商之心未釋故多方多士開諭之辭詳化紂之惡未除故君陳畢命簡別之政肅周公成康不惟其思商而化之不以其志商而置之分正之命拳拳於生厚之遷保釐之册汲汲於餘風之殄熄是特爲風俗人心計耳前儒謂東遷之後衛之俗淫鄭之俗靡魏之俗嗇齊之俗詐獨東周之民忠厚之風歷數百年而不弊及其亡也九鼎寶器皆入於秦而周民遂東亡先王之法所以入人者深矣

與君陳篇同是東郊之民同是全周公所事而語意不同君陳少年方繼周公慎始之任故詞帶規戒畢公元老已值君陳和中之後故語多期望言豈一端固因時因人而異也

世篤忠貞祇在善于教民養民

王道先養後教此則先言教後言養是逆追法創論語貧而無怨難富而無驕易意

君牙

穆王命君牙爲大司徒

王若曰嗚呼君牙惟乃祖乃父世篤忠貞服勞王

從○君○牙○祖○考○開○局○早○伏○纘○舊○

家厥有成績紀于太常惟予小子嗣守文武成康

追○配○之○根○ 入、脉、 爲纘 皆作引

遺緒亦惟先王之臣克左右亂四方心之憂危若

孔注作先○正

蹈虎尾涉于春冰今命爾予翼作股肱心膂纘乃

照明本事

舊服無忝祖考弘敷五典式和民則爾身克正罔

主○意 下申纘○舊之道 即子帥○以

敢弗正民心罔中惟爾之中夏暑雨小民惟曰怨

正意 提○開○發議○合○交○勢○

咨冬祁寒小民亦惟曰怨咨厥惟艱哉思其艱以

纘○ 拍合

圖其易民乃寧嗚呼丕顯哉文王謨丕承哉武王

又○提○開○ 、合、

烈啓佑我後人咸以正罔缺爾惟敬明乃訓用奉

若于先王對揚文武之光命追配于前人。王若曰、君牙乃惟由先正舊典時式民之治亂在茲率乃祖考之攸行昭乃辟之有乂

應、續、舊。咏歎送尾。顧定。

朱子語類、問君牙冏命等篇見得穆王氣象甚好。而後來乃有車轍馬迹馳天下之意何如。曰此篇乃內史之屬所作。猶今之翰林作制誥然。如君陳周官蔡仲之命微子之命等篇亦是當時此等文字。自有格子。首呼其名而告之。末又爲嗚呼之辭以戒之。篇篇皆然。觀之可見。

蔡氏曰、案此篇專以君牙祖父爲言。曰纘舊服。曰由舊典。曰無忝。曰追配。曰由先正舊典。曰率乃祖考攸行。然則君牙之祖父。嘗任司徒之職。而其賢可知矣。惜載籍之無傳也。陳氏曰、康王時芮伯爲司徒。君牙豈其後邪。

呂東萊曰、舜命契。穆王命君牙。皆司徒也。契所受者纔一語。而君牙之贊書至一篇。甚矣世降而文勝也。然周家之典刑文獻在焉。

董季亨曰。司徒職在掌教。必先教之以倫理興。然後治之而爭奪息。苟非以教化爲急先務。則爲之民者冥行罔覺。卒犯刑辟。是所謂罔民以陷罪也。爲民父母豈忍爲之哉。穆王肆其侈心。所至將有車轍馬迹。而猶知以大司徒爲重。此所以雖荒而不至於亡歟。

命官而推原其祖父。局面愈偉。策勵愈緊。

先運言小大然後側注侍御僕從語無滲漏

前半着重爲君此下專責

冏命　穆王命伯冏爲太僕正

王若曰伯冏惟予弗克于德嗣先人宅丕后怵惕（伏）

惟厲中夜以興思免厥愆昔在文武聰明齊聖小（虛、頓、日斷○接○展○局○軒○然○大○波○）

大之臣咸懷忠良其侍御僕從罔匪正人以旦夕（緊○對○）

承弼厥辟出入起居罔有不欽發號施令罔有不

臧下民祗若萬邦咸休惟予一人無良實賴左右（日續）

前後有位之士匡其不及繩愆糾謬格其非心俾

克紹先烈今予命汝作大正正于羣僕侍御之臣（點明本事）

懋乃后德交修不逮愼簡乃僚無以巧言令色便

辟側媚其惟吉士僕臣正厥后克正僕臣諛厥后（提○空○議○論○文○勢○一○聳○）

自聖后德惟臣不德惟臣爾無昵于憸人充耳目之官迪上以非先王之典非人其吉惟貨其吉若時瘝厥官惟爾大弗克祗厥辟惟予汝辜王曰嗚

、咏嘆送尾

呼欽哉永弼乃后于彝憲

呂東萊曰陪僕暬御之臣後世視為賤品而不之擇者曾不知人主朝夕與居氣體移養常必由之潛消默奪于冥冥之中而明爭顯諫于昭昭之際抑末矣自周公作立政而歎綴衣虎賁知恤者鮮則君德之所繫前此知之者亦罕矣周公表而出之其選始重穆王之用太僕正特作命書至與大司徒畧等其知本哉又曰穆王卒章之命望于伯冏者深且長矣此心不繼造父為御周遊天下將必有車轍馬迹導其後者果出于僕御之間抑不知伯冏猶在職乎否也穆王豫知所戒憂思深長猶不免躬自蹈之人心操捨之無常可懼哉

王方麓曰大抵人主左右前後皆德選朝夕與居皆正人則有以養成其德文武之時攜僕趣馬無非吉士周公定六典冢宰次酒漿之官皆領於太宰漢初此意猶存一二出入供事禁闥猶參用正士但不知愼簡之法耳程子當古法既廢之後欲漸復之故其論經筵曰一日之中親賢士大夫之時多親宦官宮妾之時少則自然氣質變化德器成就使周公之典行則豈但親賢士大夫之時多而已哉欲旦夕承弼非左右前後侍御僕從罔非正人不能也欲僕臣皆正又未易言其事在立政其本在無逸

徑向正位中來轉向賓位中接章法既活議論復偉其要全在提處得勢蓋中夜以興思免厥愆自爾細微曲折面面都到也

耄荒二字千古鐵案

天討有罪五刑五用帝王二千年相承莫之能改虞書象以典刑流宥五刑下方及誅四凶三苗居一焉而謂制刑始于苗民乎

呂刑

敘案以倒裝見法

惟呂命王享國百年。耄荒度作刑以詰四方王曰、

述古開局　原淫刑所○自始

若古有訓蚩尤惟始作亂延及于平民罔不寇賊

極言苗民○淫刑致○百姓不

鴟義姦宄奪攘矯虔苗民弗用靈制以刑惟作五

安

虐之刑曰法殺戮無辜爰始淫為劓刵椓黥越茲

下壞民○心上干天○怒極不

麗刑并制罔差有辭民興胥漸泯泯棼棼罔中于

○祥之氣

信以覆詛盟虐威庶戮方告無辜于上上帝監民

反透○德字　○轉○出○虞○舜○之○安○百○姓

罔有馨香德刑發聞惟腥。皇帝哀矜庶戮之不辜

致苗罪○　正人

報虐以威遏絕苗民無世在下。乃命重黎絕地天

○心一層

通罔有降格羣后之逮在下明明棐常鰥寡無蓋

伯夷所降於民者禮而所折於民者即惟刑蘇氏謂失禮則入刑禮與刑乃一物是也或疑虞書不載伯夷爲刑官又或疑皐陶未爲士時伯夷實兼之不思下文明言伯夷播刑之迪則折民惟刑即指禮而言初非兼爲刑官而播刑於

皇帝清問下民鰥寡有辭于苗德威惟畏德明惟明（提出德字）乃命三后恤功于民伯夷降典折民惟刑禹平水土主名山川稷降播種農殖嘉穀（與教養三層）三后成功惟殷于民士制百姓于刑之中以教祗德（方及制刑）（中仍歸德上總上數）穆穆在上明明在下灼于四方罔不惟德之勤（層極贊虞廷祥刑之善後半擇人敬刑度及等）故乃明于刑之中率乂于民棐彝（亦息日已濟攝褒許）典獄非訖于威惟訖于富敬（敬字）忌罔有擇言在身惟克天德自作元命配享在下

王曰嗟四方司政典獄非爾惟作天牧今爾何監（天、未、單、告、諧、侯主刑獄者以伯夷爲監）非時伯夷播刑之迪其今爾何懲（以苗民爲懲蒙前文、脫、卸）惟時苗民匪察于獄之麗罔擇吉人觀于五刑之中惟時庶威奪

下也

陳三山曰天之愛民其心無窮我亦不能以一日遂終其事相與以終之者猶有望於人

朱竹垞曰安百姓只一敬刑而敬刑尤先得人人得則刑之所及自無不中故

貨斷制五刑以亂無辜上帝不蠲降咎于苗苗民無辭于罰乃絕厥世王曰嗚呼念之哉伯父伯兄

並告同姓諸侯蒙前段言勉伯夷者在乎勤敬然尚是

仲叔季弟幼子童孫皆聽朕言庶有格命今爾罔

大槩渾說至告祥刑下方指其條件 古傳

不由慰日勤爾罔或戒不勤天齊于民俾我一日

非終屬上句惟終在人作一句讀

非終惟終在人爾尚敬逆天命以奉我一人雖畏勿畏雖休勿休惟敬五刑以成三德一人有慶兆民賴之其寧惟永王曰吁來有邦有土告爾祥刑

總同異姓 提祥刑

在今爾安百姓何擇非人何敬非刑何度非及兩

刑三句言用刑綱領

造具備師聽五辭五辭簡孚正于五刑五刑不簡

自此至天威言聽獄節奏

正于五罰五罰不服正于五過五過之疵惟官惟

末再提哲人祥刑作結

五罰乃度作刑以詰四方本意故到此大暢厥旨以贖市德每條必言閱實其罪恐讞者或不詳其意止閱實其一而忽其他故不嫌於贅詞也

反惟內惟貨惟來其罪惟均其審克之五刑之疑有赦五罰之疑有赦其審克之簡孚有衆惟貌有稽無簡不聽具嚴天威墨辟疑赦其罰百鍰閱實其罪劓辟疑赦其罰惟倍閱實其罪剕辟疑赦其罰倍差閱實其罪宮辟疑赦其罰六百鍰閱實其罪大辟疑赦其罰千鍰閱實其罪墨罰之屬千劓罰之屬千剕罰之屬五百宮罰之屬三百大辟之罰其屬二百五刑之屬三千上下比罪無僭亂辭勿用不行惟察惟法其審克之上刑適輕下服下刑適重上服輕重諸罰有權刑罰世輕世重惟齊

（自此至三千言贖法也）

（刑書之定目）

（自此至有要言）

（用刑之權變）

上既告以贖法等差用法權變此詳示以謹刑罰之道正以善贖法之用而適權變之宜也

文勢到此已訖末又詔嗣孫餘情不盡

（此下申擇人）

非齊有倫有要罰懲非死人極于病非佞折獄惟

（此下申敬刑）

良折獄罔非在中察辭于差非從惟從哀敬折獄

明啟刑書胥占咸庶中正其刑其罰其審克之獄

（此下申度及）

成而孚輸而孚其刑上備有并兩刑王曰嗚呼敬

（此節上文所歷告者而總告之將敬刑度及綰歸擇人）

之哉官伯族姓朕言多懼朕敬于刑有德惟刑今

天相民作配在下明清于單辭民之亂罔不中聽

獄之兩辭無或私家于獄之兩辭獄貨非寶惟府

辜功報以庶尤永畏惟罰非天不中惟人在命天

（此詔來世）

罰不極庶民罔有令政在于天下王曰嗚呼嗣孫

（曰哲人曰）

今往何監非德于民之中尚明聽之哉哲人惟刑

屬於五○極亦擇人○敬刑度及○之意○應祥

無疆之辭屬于五極咸㊥有慶受王嘉師監于茲

刑○收

祥刑

蔡氏曰、案此篇專訓贖刑。蓋本舜典金作贖刑之語。今詳此書。實則不然。蓋舜典所謂贖者。官府學校之刑爾。若五刑則固未嘗贖也。五刑之寬。惟處以流。鞭扑之寬。方許其贖。今穆王贖法。雖大辟亦與其贖免矣。漢張敞以討羌兵食不繼。建爲入穀贖罪之法。初亦未嘗及夫殺人及盗之罪。而蕭望之等。猶以爲如此。則富者得生。貧者獨死。恐開利路。以傷治化。曾謂唐虞之世。而有是贖法哉。穆王巡遊無度。財匱民勞。至其末年。無以爲計。乃爲此一切權宜之術。以歛民財。夫子錄之。蓋亦示戒。然其一篇之書。哀矜惻怛。猶可以想見三代忠厚之遺意云爾。

呂東萊曰、刑之有贖。始見於虞書。不過有金作贖刑一語而已。蓋臯陶作士斷兩也。大舜一以付之。固不預立條目之多也。今呂侯既受命。而猶須穆王訓夏贖刑。至三千之多焉。視舜臯陶

之際。則有間矣。是書哀矜明練。固夫子存以示後世。而微見其意者。亦不可不察也。

德者、刑之本。刑者、德之用。雖在帝世。亦斷難刑罰之盡廢。但刑從德出。輔德所不及。而未仿歸刑之于德。穆王首述古訓。言苗民因蚩尤而制刑。雖屬荒幻。其歷陳虞廷之先德後刑。亦非不明晰。奈何巡遊無度。不思正本清源。他日所以命君牙者。皆成具文。致使民犯法之多。而喋喋以贖刑爲務。且所謂贖者。極之大辟。而亦贖。是直藉此以取民財耳。雖篇中言敬者七。言中者七。亦若希惟克天德之所爲。要皆內多欲而外修文。其所謂敬者非敬。所謂中者非中。所謂德者非大舜之所謂德。蓋禮樂不興。則刑罰不中。從古人君。未有不本于慎獨誠意。而可以致唐虞三代之治也。故史臣特書耄荒二字以示貶。然其文則古奧顯豁。非君牙冏命所可擬矣。○處處振、定。天道立論。亦自令人惻然凜然。但用贖失當。凡有干鍰之資者。無往而不可以殺人。是世不盡敢果於殺人。而明導之果於殺人也。假慈悲。適成爲眞殘忍耳。

○就文論文。通篇以德

字中字爲眼目。德其本。中其用。而敬尤德與中之骨子。

按禮天子同姓諸侯曰伯父叔父未有直稱爲父者平王不父其父而父義和庸劣之狀開口便見

美人追孝何自昧之

文侯之命

幽王爲犬戎所殺。晉文侯與鄭武公迎宜臼立之。是爲平王。遷于東都。平王以文侯爲方伯。賜以秬鬯弓矢。作冊書命之。（從文武得輔開局）

王若曰。父義和。丕顯文武克慎明德。昭升于上。敷聞在下。惟時上帝集厥命于文王。亦惟先正克左右（意指唐叔）昭事厥辟。越小大謀猷罔不率從。肆先祖懷在位。嗚呼。閔予小子。嗣造天丕愆。（反逼）殄資澤于下民。侵戎我國家純。（極力頓挫爲文侯作勢）即我御事罔或耆壽俊在厥服。予則罔克。曰惟祖惟父其伊恤朕躬。嗚呼。有績予一人。永綏在位。（點出文侯）父義和。汝克昭乃顯祖。（美其素行）汝肇刑文武。用會紹乃辟。追孝于前文人。（嘉其現在）汝多修扞我于艱。若汝

拳拳於爾師爾邦爾都而罔我君我父我王家於不問是可忍孰不可忍

予嘉。王曰。父義和。其歸視爾師。寧爾邦。用賚爾秬鬯一卣。彤弓一。彤矢百。盧弓一。盧矢百。馬四匹。父往哉。柔遠能邇。惠康小民。無荒寧。簡恤爾都。用成爾顯德。

錫命

勉其將來

蘇東坡曰。予讀文侯篇。知東周之不復興也。宗周傾覆。禍敗極矣。平王宜若衞文公越勾踐然。今其書乃旋旋焉與平康之世無異。知平王之無志也。然則是命也。孔子以其猶能言文武之舊而存之歟。抑以示戒於天下後世而存之歟。胡文定曰。詩降於黍離。書止於文侯之命。於是春秋作矣。

夏柯山曰。書自此篇以下。無復王者之誥命。然此乃平王初年書。錫命文侯。猶有天子之權。苟能自是振刷。周道亦未至盡墜。奈何至魯隱初。在位且五十年。竟以不振。故孔子託始隱公而春秋作焉。書終文侯之命。孔子猶有望於平。王

春秋始於隱公孔子蓋絕望於平王也

呂東萊曰此篇作於東遷之初由此而上為成康為文武由此而下為春秋為戰國方世道消長升降之交會也使平王有文武成康之遺澤則可以繼二帝三王之序下無復有春秋戰國矣惟平王止於苟且偷自然降為列國夫子編此書於二帝三王之後者深惜平王不能推文武之餘澤而流為春秋戰國也法語舊典尚有一二未變而陵遲頹墮之意已見於辭命問學者當審察而明辨也

都楚望曰方太子彼黜依申申侯與犬戎弒王太子其知之矣知之而不能救則當赴難死不死則終身不有其位今而歸德於立己者何哉國破家亡父死賊手千年堂構一朝棄捐不思枕戈興復而喋喋效成周太平文辭可謂澳溷無為之甚者而晉侯亦靦顏受之抑何以答天子寵命哉或謂法諱未戢今繹其辭欲隱諱而轉屈欲張大文侯功而已竊文稱臣不名而字不伯救之而父之祖之名不正言不順前此訓誥未之有也易曰聖人之情見乎辭大誥以下

是也。又曰中心藏者其辭枝。失其守者其辭屈。
文侯之命是也。亦猶二雅之。召旻。何草不黃。始
存此。以稽世變。云爾。如謂能言文武之舊則自
呂刑後百餘年間。若宣王中興。南征北伐。豈無
訓誥足采者。而獨存此乎。○或又曰錄文侯之
命以重晉也。夫晉莫盛于重耳之世。重耳納襄
王。亦受秬鬯弓矢爲侯伯。亦有册命。而不錄。故
知錄文侯之命者。傷平王之無志。周所以亡。
春秋繼此而作也。
顧亭林曰竹書紀年幽王三年嬖褒姒。五年王
世子宜臼出奔申。八年王立褒姒之子伯盤爲
太子。九年申侯聘西戎及鄫。十年王師伐申。十
一年申人鄫人及犬戎入周。弑王及王子伯盤。
申侯魯侯許男鄭子立宜臼於申。虢公翰立王
子余臣於攜。周二王並立。平王元年王東徙雒
邑。晉侯會衛侯鄭伯秦伯以師從王。入於成周。
二十一年晉文侯殺王子余臣於攜。然則文侯
之命。報其立己之功。而望之以殺攜王之效也。
鄭公子蘭之從晉文公而東也。請無與圍鄭。晉
人許之。今平王既立於申。自申遷於雒邑。而復

使周人爲之戍申。則申侯之伐。幽王之弑。不可謂非出於平王之志者矣。當日諸侯。但知。其冢。嗣爲當立。而不察。其與聞乎弑。爲可誅。號公之立。王子余臣。或有見乎此也。自文侯用師替攜王以除其偪。而平王之位定矣。後之人徒以成敗論。而不察其故。遂謂平王能繼文武之緒。而惜其棄岐豐七百里之地。豈謂能得當日之情者哉。孔子。生於二百年之後。蓋有所不忍言。而錄文侯之命於書。錄揚之水之篇於詩。其旨微矣。○按伯盤古服字與盤字相似而誤。

詳味此篇。不但頽然自喪。志氣不振。并數文武處亦不典。按唐叔爲成王小弱弟。武王崩時。成王尚不能涖政。唐叔。即賢爾時在後稚中。當有何功德可稱。而曰克左右昭事。厥辟先備于平王無可寬處。而曰猶能言文武之舊。不知數典不實空作門面語以美文侯實誣唐叔并誣文武也。

徂淮夷而徐戎並興便寫先剪其翼意

征築同日所謂出其不意攻其無備

費誓

淮夷徐戎並起爲寇。魯侯征之於費誓。（斷然直起）

公曰嗟人無譁聽命徂茲淮夷徐戎並興（直接）善敹乃甲冑（直敘）敿乃干無敢不弔備乃弓矢（先治戎備）鍛乃戈矛礪乃鋒刃無敢不善今惟淫舍牿牛馬（次除道路）杜乃擭敜乃穽無敢傷牿（直敘調變）牿之傷汝則有常刑馬牛其風臣妾逋逃無敢越逐（直敘調又變）祇復之我商賚汝乃越逐不復汝則有常刑（又劣嚴部伍）無敢寇攘踰垣牆竊馬牛誘臣妾汝則有常刑甲戌我惟征徐戎（直敘）峙乃糗糧無敢不逮汝則有大刑（終之以立期會）魯人三郊三遂峙乃楨榦甲戌我惟築無敢不供汝則有無餘刑非殺（供軍）魯人三郊三遂峙乃

芻茭無敢不多汝則有大刑。牛馬之用

史記魯世家曰伯禽即位之後。有管蔡等反。淮夷徐戎亦並與反。於是伯禽帥師伐之於肸。遂平徐戎定魯。

蔡元度曰魯侯蓋承王命率諸侯以征徐戎。故曰我惟征徐戎。征者上伐下也。言征非承王命故邪。

呂東萊曰徐戎淮夷。世為周患。武王崩。三監及淮夷叛。載於大誥。命召公平淮夷。載於江漢。徐方繹騷。載於常武。自成王至宣王。每有叛亂。朝廷為之搖動。非小寇也。禹之家學。見於甘誓。周公之家學。見於費誓。啟之嗣位。驟當有扈之變。伯禽就封。驟當徐夷之變。觀其誓師。曲折纖悉。若老於行陣者。是以知禹周之家學。蓋本末具舉。而無所遺也。

不裝頭。不立格。順事拋訖。直起直接。獨往獨來。而格法自寓其中。在全部尚書中另成一體。

八無敢約束堅明。敬心浩氣。融而為一。此真周公的傳。讀文侯之命。每使人索然意盡。讀費誓

又令人奮然思興。○兵法以正合。以奇勝。開口道破徂茲淮夷徐戎並興。此眞正正之師堂堂之陣。乃以甲戌征以甲戌築。二役並起。使敵不知所向。又何其奇也。寓奇於正。即以正爲奇。聖賢家固不迂膚。

[illegible]

[illegible]

多盤只是不憂不思一憂字領起全勢

秦誓　左傳杞子自鄭使告于秦曰。鄭人使我掌其北門之管。若潛師以來。國可得也。穆公訪諸蹇叔。蹇叔曰。不可。公辭焉。使孟明西乞白乙伐鄭。晉襄公帥師敗秦師于殽。囚其三帥。穆公悔過。誓告羣臣。

公曰、嗟、我士聽無譁、予誓告汝羣言之首、古人有（○述○古○）（○開○局　注定我字）○言曰民訖自若是多盤責人斯無難惟受責俾如○（○入○脉○淵○雅○○○○○○○○、追）流是惟艱哉我心之憂。日月逾邁若弗云來。惟古（淵已○往、之、失　淸出兩○頂、入眉目○、）○之謀人則曰未就予忌惟今之謀人姑將以爲親○（○轉○○○○○異○將○來○之○善○○○　緊叢黃○髮）雖則云然尚猷詢茲黃髮。則罔所愆番番良士旅（轆辟○我、有、○　夾襯一○層極形諞○言之、不可）力既愆我尚有之仡仡勇夫射御不違我尚不欲○（、或近○○、、○○壅○提○）惟截截善諞言俾君子易辭我皇多有之昧昧我

惟其憂深所以思切

呂東萊曰昧昧之思深潛篤至故見君子小人之情狀甚真而言治亂之效甚决

但就兩項覆說而責成我意自在言外

思之如有一介臣斷斷猗無他技其心休休焉其（又蒙我有○轉想一介極意○思維極意形○容）如有容人之有技若已有之人之彦聖其心好之不啻如自其口出是能容之以保我子孫黎民亦（與有容○兩兩相形）職有利哉人之有技冒疾以惡之人之彦聖而違之俾不達是不能容以不能保我子孫黎民亦曰（○緊○頂○殆○哉）（○縮○歸○有○容）殆哉邦之杌隉曰由一人邦之榮懷亦尚一人之慶。

張橫浦曰雅降為風自平王始作春秋即自此始故書亦終于平王而以魯秦續之也平王可勝罪哉讐莫大乎弑君父惡莫大乎為弑君父者所立使平王奮武如伯禽悔過如秦穆申侯犬戎庶可殄周道其中興乎是魯秦猶勝于平王也

邵子曰穆公悔過之辭非止霸者之事幾于王道聖人所以錄于書末

金仁山曰秦晉交兵之故本末具見左氏傳而不言作誓之事書序謬云敗還歸之作惟史記載誓辭于取王官及郊封殽尸之後穆公自是傾不復東矣此篇老成愆艾之言極爲真切穆公平日貪利功于五霸爲末而晚年之悔若此蓋髣髴乎王者之意象焉但所欠剛明之力而尚有悠緩之意所望于人者大而所以自爲者或尚小此所以爲穆公歟

顧亭林曰有秦誓故列秦誓有秦詩故錄秦詩述而不作也謂夫子逆知天下之將并于秦而存之者小之乎知聖人矣秦穆公之盛僅霸西戎未嘗爲中國盟主無論齊桓晉文卽亦不敢望楚之靈王吳之夫差合諸侯而制天下之柄春秋以後秦蓋中衰吳淵穎曰秦之興始于孝公之用商鞅成于惠王之取巴蜀蠶食六國并吞二周戰國之秦也非春秋之秦也其去夫子之卒也久矣夫子惡知用之必并于秦哉若所云後世男子自稱秦始皇入我房顛倒我衣裳

至涉邱而亡者。近于圖澄寶誌之流。非所以言孔子矣。

朱竹垞曰。書何以終費誓秦誓也。說經者曰。周之衰。孔子有望于魯矣。魯之衰。孔子有望于秦矣。聖人念焚書之酷。雖知不免。猶不能廢人事焉。噫。是非儒者之言也。周官外史掌三皇五帝之書。達書名于四方。鄭氏謂若堯典禹貢。達此名使知之。蓋書之名既達矣。又慮其久而昧其義也。乃命大行人九歲則諭書名。然則百篇之書。皆掌之外史。而諭之行人。非孔子所得而芟夷剪截黜除之也。謂芟夷剪截黜除之者。孔安國之序之文之僞也。司馬遷稱孔子序書傳。上紀唐虞之際。下至秦繆。編次其事。而班固亦云序書則斷堯典。書也者。孔子非有損益于其間特序之而已。夏之書。終以嗣征。周之書。終以費誓秦誓。無以異也。周公作多士。載于周書。魯公作費誓。亦得載于周書。無以異也。且夫平徐淮一也。召穆公。程伯休父。江漢。常武之篇。錄于詩。安在費誓之不可錄于書。悔過一也。衛武公賓之初筵。列于小雅。安在秦誓之不可列于周書。

以無足異之事。而必謂聖人有心于望周望幾毋乃類于讖緯之說乎。秦師之襲鄭也。過周北門。左右免冑而下。超乘者三百人。王孫滿譏其輕而無禮。繆公蓋聞之矣。其作誓曰仡仡勇夫。射御不違。我尚不欲。則悔之之深。匪徒以違蹇叔爲慽也。意其封殽尸而還。必告提于天子而陳其誓辭。遂得掌于史。而達于四方。雖未由得其詳。而要非孔子有意以秦誓終周書。則可信已。

爲政之要。全在得人。而取人之則。尤在修身。堯舜湯武。曰欽。曰敬。無非于用人處得力。無非于自治處吃緊。書至文侯之命。在平王既昏昏無志。絕不知悔。即文侯亦非可倚以致治之人。全部尚書。如何結局。附以費誓秦誓。見賢如伯禽庶不愧爲臣。王悔過。如秦穆。亦不絕其可危。而進于聖。所以延全部尚書相傳之脈也。說者不知書終于文侯之命。謂終于秦誓。夫子知天下之將入于秦。附會穿鑿。皆當一掃而空。○通篇以我字作眼目。若文侯之命。平王。直是不知有我耳。

倘書因文卷六終

書序

昔在帝堯。聰明文思。光宅天下。將遜于位。讓于虞舜。作堯典。

虞舜側微。堯聞之聰明。將使嗣位。歷試諸難。作舜典。

帝釐下土。方設居方。別生分類。作汨作九共九篇槀飫。

皋陶矢厥謨。禹成厥功。帝舜申之。作大禹皋陶謨益稷。

禹別九州。隨山濬川。任土作貢。

啟與有扈戰于甘之野。作甘誓。

太康失邦。昆弟五人須于洛汭。作五子之歌。

羲和湎淫。廢時亂日。胤往征之。作胤征。

自契至于成湯八遷。湯始居亳。從先王居。作帝告。釐沃。

湯征諸侯。葛伯不祀。湯始征之。作湯征。

伊尹去亳適夏。既醜有夏。復歸于亳。入自北門。乃遇汝鳩汝方。作汝鳩汝方。

伊尹相湯伐桀。升自陑。遂與桀戰于鳴條之野。作湯誓。

湯既勝夏。欲遷其社。不可。作夏社。疑至。臣扈。

夏師敗績。湯遂從之。遂伐三朡。俘厥寶玉。誼伯仲伯作典寶。

湯歸自夏。至于大坰。仲虺作誥。

湯既黜夏命。復歸于亳。作湯誥。

咎單作明居。

成湯既沒。太甲元年。伊尹作伊訓。肆命。徂后。

太甲既立不明。伊尹放諸桐。三年復歸于亳。思庸。

伊尹作太甲三篇。

伊尹作咸有一德。

沃丁既葬伊尹于亳。咎單遂訓伊尹事。作沃丁。

伊陟相太戊。亳有祥桑穀共生于朝。伊陟贊于巫咸。作咸乂四篇。

太戊贊于伊陟。作伊陟原命。

仲丁遷于囂。作仲丁。

河亶甲居相。作河亶甲。

祖乙圮于耿。作祖乙。

盤庚五遷。將治亳殷。民咨胥怨。作盤庚三篇。

高宗夢得說。使百工營求諸野。得諸傅巖。作說命三篇。

高宗祭成湯有飛雉升鼎耳而雊祖已訓諸王作高宗肜日高宗之訓

殷始咎周周人乘黎祖伊恐奔告于受作西伯戡黎

殷既錯天命微子作誥父師少師

惟十有一年武王伐殷一月戊午師渡孟津作泰誓三篇

武王戎車三百兩虎賁三百人與受戰于牧野作牧誓

武王伐殷往伐歸獸識其政事作武成

武王勝殷。殺受。立武庚。以箕子歸。作洪範。

武王既勝殷。邦諸侯。班宗彝。作分器。

西旅獻獒。太保作旅獒。

巢伯來朝。芮伯作旅巢命。

武王有疾。周公作金縢。

武王崩。三監及淮夷叛。周公相成王。將黜殷。作大誥。

成王既黜殷命。殺武庚。命微子啟代殷後。作微子之命。

唐叔得禾。異畝同穎。獻諸天子。王命唐叔歸周公

于東作歸禾。
周公既得命禾旅天子之命作嘉禾。
成王既伐管叔蔡叔以殷餘民封康叔作康誥酒
誥梓材。
成王在豐欲宅洛邑使召公先相宅作召誥。
召公既相宅周公往營成周使來告卜作洛誥。
成周既成遷殷頑民周公以王命告作多士。
周公作無逸。
召公爲保周公爲師相成王爲左右召公不悅周
公作君奭。

蔡叔既沒王命蔡仲踐諸侯位作蔡仲之命。

成王東伐淮夷遂踐奄作成王政。

成王既踐奄將遷其君於蒲姑周公告召公作將蒲姑。

成王歸自奄在宗周誥庶邦作多方。

周公作立政。

成王既黜殷命滅淮夷還歸在豐作周官。

成王既伐東夷肅慎來賀王俾榮伯作賄肅慎之命。

周公在豐將沒欲葬成周公薨成王葬于畢告周

公作亳姑。

周公旣没。命君陳分正東郊成周。作君陳。

成王將崩。命召公畢公率諸侯相康王。作顧命。

康王旣尸天子。遂誥諸侯。作康王之誥。

康王命作册畢。分居里。成周郊。作畢命。

穆王命君牙爲周大司徒。作君牙。

穆王命伯冏爲周大僕正。作冏命。

吕命。穆王訓夏贖刑。作吕刑。

平王錫晉文侯秬鬯圭瓚。作文侯之命。

魯侯伯禽宅曲阜。徐夷並興東郊不開。作費誓。

秦穆公伐鄭。晉襄公帥師敗諸殽。還歸。作秦誓。

孔穎達曰。書序。鄭玄馬融王肅。並云孔子所作。依緯文也。百篇凡六十三序。

吳才老曰。據孔安國序云。書序。序所以爲作者之意。未嘗謂爲孔子作。至劉向班固。始以爲孔子所作。

朱子曰。小序斷不是孔子做。

何異孫曰。書序。東萊呂氏以爲皆孔子文。而朱文公悉以爲非。蔡傳以爲周秦閒人文字。有合經處。中閒畧有得春秋意者。如武成洪範費誓秦誓數篇。東萊見一二處中有似春秋。遂以爲皆孔子之書。不知各篇元自有史官。敘作書之意。儘自明白。

朱允升曰。古文書序自爲一篇。孔注移之各冠篇首。序文與書本旨。往往不協。蔡氏置於後以存其舊。蓋朱子所授之旨也。

按今坊刻書經後。直無小序。因而貪奇者聞小序之名。往往以古書爲可愛。今爲依朱子蔡傳之舊。附刻于後。令是非自辨。